

虎扑体育 联合策划



苏亚雷斯自传

Luis Suárez
CROSSING THE LINE

超越界限

[乌拉圭] 路易斯·苏亚雷斯 著
俞青 唐梦秋 钟健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苏亚雷斯自传

超越界限

Luis Suárez

CROSSING THE LINE

[乌拉圭] 路易斯·苏亚雷斯 著

俞青 唐梦秋 钟健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8426

Luis Suárez CROSSING THE LINE

by LUIS SUAREZ WITH PETER JENSON AND SID LOWE

Copyright©2014 Luis Suáre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LTD. (HODDER HEADLIN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The New World Champ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16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于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
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和图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亚雷斯自传：超越界限 / (乌拉圭) 苏亚雷斯著；
俞青，唐梦秋，钟健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5
ISBN 978-7-200-11969-5

I. ①苏… II. ①苏… ②俞… ③唐… ④钟… III.
①苏亚雷斯—自传 IV. ①K837.8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7229 号

苏亚雷斯自传

超越界限

SUYALEISI ZIZHUAN

[乌拉圭] 路易斯·苏亚雷斯 著
俞青 唐梦秋 钟健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205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969-5

定价：5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责任编辑电话：010-58572511

事情发生后，我立刻知道这件事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戈丁进球后，我大声喊了一句：“进球啦！”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无助感，好像一切事情都与我无关似的。对于他的进球我感到很愉快，我也很高兴我的队友们将会晋级到下一轮淘汰赛，但是我不想再做过多的思考——因为一旦我开始思考，也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接受我做了什么，以及这个行为将会带来的后果。

我让所有人失望了。我的教练奥斯卡·塔巴雷斯（绰号“大师”），在更衣室里表情非常凝重，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无颜面对我的队友们。我也无颜面对我的“大师”。我不知道要怎么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歉意。“大师”告诉我，赛后的采访中记者不断向他问起赛场上发生的意外，他的回答一律是他什么都没有看见。

队友们试着安慰我，他们说可能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讨论。距我真正离开巴西的时间还剩下两天，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巴西。

第二天，我照常参加了训练。那个时候，我还处于无意识的抗拒状态中，我拒绝去思考任何事情，更不用说主动道歉并且承认我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

就在训练课临近结束的时候，“大师”将我喊了过去，他说他有关于我的消息。“这是我这辈子对我的球员说过的最糟糕的一段话。”他吐字艰难地向我转达着关于我的新闻。在那一刻我想着我的禁赛可能是 10

场、15 场或者多达 20 场，但是接着他说道：“你的国家队禁赛是 9 场。”这听上去不是非常糟糕，但是他显然还没有说完，“并且你不能进入任何足球场馆。你现在必须得离开。你不能待在任何与足球相关的地方。”

我想留下为队友们加油呐喊。即使我不能上场，我也希望可以用微小的努力来做出补偿。但是国际足联派了专员到酒店通知乌拉圭领队爱德华·贝尔萨：路易斯·苏亚雷斯必须马上离开乌拉圭国家队。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待罪犯还要恶劣。你可以惩罚一名球员，你可以禁止他上场比赛，但是你真的可以禁止他留在队友身边吗？

9 场国家队禁赛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被迫早早离开巴西并且不能进入任何足球场馆，唯一阻止我哭泣的原因是当时我正站在教练的面前听他转述这些信息。

之后，国家队召集了所有成员在酒店开会。我想在午餐时对他们说些什么，但是我做不到。我本来想要站起来告诉他们要勇敢，要坚强，不要放弃，努力拼搏，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如果对我的处罚只限于 9 场乌拉圭国家队的禁赛——其实我之后才逐渐认识到，这 9 场禁赛意味着我将错过 2 次国际赛事，以及 2 年内都无法在国家队出场，这其实是令人非常心碎的——如果处罚只包括禁赛的话，我会试着挑战这个处罚，同时我也会理解和接受这个处罚。但是除了禁止我代表国家队出战外，国际足联还禁止我代表利物浦出战，要知道我在英国得到的禁赛处罚从来没有影响过代表乌拉圭国家队出战。还有，禁止我去现场观看我 9 岁和 10 岁的侄子们的少儿足球比赛，更有甚者，禁止我进入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座足球场馆，禁止我去工作，直到国际仲裁法庭对我的处罚做出不同的解释之前，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显得不可思议，我惊讶于国际足联的权力竟然如此之大。

在我之前，就算是在场上踢断其他球员的腿，又或者打断别人的鼻梁，正如 1994 年世界杯上毛罗·塔索蒂对路易斯·恩里克的犯规那样，国际足联都没有对他们实施如此严厉的惩罚。国际足联声称他们之

所以严肃处理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发生在“全世界人民的眼皮子底下”。齐内丁·齐达内在 2006 年世界杯决赛上给了马尔科·马特拉齐一记重重的头槌，但是他只得到了 3 场禁赛的处罚。

可能我是一个容易被抓住的目标吧。不过我必须严肃地承认一件事情：是我让自己成了众人盯紧的目标。我犯下了错误，这是我的失误。并且确实是第三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需要与专业人士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帮助。

2013 年，因为咬了布拉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而被禁赛 10 场后，我曾经质疑过英足联的双重标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过在这场意外中，没有任何人受到严重的伤害。咬人造成的伤害比起一次可怕、鲁莽的犯规造成的伤害要轻得多。有时候，英国足球界对自己的黄牌数是欧洲最少这件事颇感自豪，但是，有时候如果有球员的腿被踢断了，那名踢断别人腿的球员甚至不会得到任何黄牌或红牌。当英超可以说自己是拥有最少的威胁职业发展的伤病的联赛时，他们才应该感到非常自豪。

我不认为自己曾经真的想过要去伤害其他职业球员。我知道咬人这个行为令很多人觉得惊世骇俗，但是与其他犯规行为比较起来，咬人还算是比较无害的，或者至少我卷入的事件里咬人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都较轻。当伊万诺维奇在安菲尔德卷起袖管朝主裁判展示我咬人的印记之时，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痕迹存在了。我所有的咬痕都不像泰森在霍利菲尔德的耳朵上留下的那样严重。

但是，多说无益，这并不能帮助我改写已经发生的事情。

当我回到家时，电视上正在播放 2010 年我给埃因霍温队中场奥特曼·巴卡尔留下的咬痕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忍不住哭了出来。我刚刚迎来了女儿德尔菲娜的诞生，但是一想到她将看到我做过的这些错事时，就令我感到沮丧。我的妻子索菲当时坐在看台上，距离使得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当她看到影像记录之后，她问我：“天哪，你那个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时，我开始尝试着自己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比赛中肾上腺素的数值通常都会比较高，脉搏也非常快，并且有的时候你的思维并不能完全跟上你的动作。压力持续增加，而且很难找到释放的阀门。2010年的那次事故，我首先感觉到的是强烈的挫败感，因为我们当时正与对手处于打平的阶段，那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那个时候正在经历问题重重的一段时间，这些问题最终导致我们的主教练马丁·约尔被解雇了。我对我自己感到气愤，对当时的情况也感到气愤。我想在那天做出所有正确的事情，但是不管我做什么，我都感觉自己做错了。强压在心头的挫败感，以及觉得我是让情况变得如此糟糕的主要责任人，这样的情绪终于达到了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临界点。

这同样是2013年那次事故背后的推动因素。我们必须得击败切尔西才能保留进入欧洲冠军联赛的机会。虽然结果不是由一场比赛所决定的，但是失败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我踢了一场糟糕透顶的比赛。我一次愚蠢的手球送给了对方一粒点球，而我可以感觉到机会在我的指尖逐渐流逝。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紧张和挫败感，我在场上对自己说：“你怎么可以在场上显得那么笨拙？！”或者责问自己：“你怎么可以错过这次机会？！”

在对基耶利尼咬下那一口的几十秒前，我有一次让乌拉圭1：0领先的绝佳机会。如果我打进了那个球，如果布冯没有做出那次扑救，那么接下去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不会做出任何举动，不会！

但是，我没有抓住那次机会。

压力逐渐增大，在我心中，恐惧和愤怒不断迸出：“我们要被淘汰了，而这都是我的责任。”这种感觉令人窒息。当时的你应该无法冷静地判断你正在做的与即将做的事将会造成多大影响。我不是要美化我的行为——没有人可以美化这种行为——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仍旧尝试着向我自己解释，并且试图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以及背后的原因。

在赛后心跳恢复正常之后，我可以很简单地回头审视当时的情况并

且问自己：“你怎么可以这么愚蠢？那时还有 20 分钟的比赛时间。”但是在赛场上时，你的肾上腺素一直增高，紧张的氛围有增无减，你甚至不能清楚地知道比赛还剩下多少时间。你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我当时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进球，我们要被淘汰了。”

可能有些处于当时情境下的球员会说：“好吧，我们要被淘汰了，但是我在与英格兰的比赛中打入了两个精彩的进球，我是球队的巨星。”或者我可以要求教练把我换下场：“我的膝伤好像又开始疼了，我在上一场比赛中进了两个球，我尽力了。”但是，我不是那样一个人。我渴望得到更多。这种感觉很难解释。在你做了那么多之后，你不会想要在那一刻停止，你想要得到更多，你无法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不是因为我想要赢，而是我需要赢。对失败的恐惧将我笼罩在了云雾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有超过 2 万双眼睛正注视着我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做的任何事情都将被每一个人看到。我的脑袋短路了。逻辑在那一刻荡然无存。

同样毫无逻辑的是我的行为——咬人。在 2013 年，乌拉圭和智利的一场比赛中，当智利队中一名球员拽住我的私密部位时，我的反应是揍了他一拳。我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惩罚，我甚至没有被禁赛。很显然，打别人一拳这个反应被视为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行为。我那次的行为也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口诛笔伐。在 2013 年的事故后，我给伊万诺维奇打了电话，他告诉我警察来找过他并询问要不要对我提出指控，他拒绝了。我对此非常感激，因为如果他决定起诉我的话，这场闹剧将会上演更长一段时间。揍人一拳这种事情马上就被人忘记了，没有任何夸张的戏剧上演。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择毁灭性最大的一条路——去咬人呢？

想要完全解释这个脑袋短路的现象有点儿麻烦，因为我的“脑袋短路”不仅仅发生在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当我在球场上做了些非常聪明漂亮的事情后，我同样也会陷入到这样的情形中去，可是我不想失去这样的情绪。我曾经在打进一些球以后，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我是怎么做到的，但这非常费劲。我踢球的时候，总感觉有一股无意识的力量在推动

着我，不管是推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我想要释放出我的紧张和压力，但是我又不想失去我在比赛中的爆发力，更不要说减弱我的高强度踢球风格了。

在伊万诺维奇事件后，利物浦派遣了一位体育心理辅导专家来巴塞罗那拜访我，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讨论了我的感受以及事件发生时我脑子里所想的事情。他提出可以为我提供服务，还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定下时间与他再见一面。我当时很抗拒这个提议。我拒绝的一部分原因是认为这样的治疗会让我在球场上变得过于冷静。比如说，要是下次有人传球给我，但是球传得有点儿过头，我不去追那个球而是任由它在草地上滚动着，那时该怎么办呢？我是那种在球场上不顾一切的人，我可以为了阻止一次在第九十分钟的界外手抛球而让自己用尽力气。这是我踢球的方式，我不想失去这样的风格。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名前锋经常性地会在场上感到急躁易怒以及处于紧张的状态。至少在场上的90分钟比赛时间里，你的周遭充满着令人烦躁的事情。我知道“烦躁的”这个词用在这里听上去有点儿奇怪，但是这是最适合的形容。当防守球员从背后贴上并且推搡我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烦躁。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因为我背对着球门，肯定也背贴着防守球员，但是这种情形令我烦躁。当我错过进球机会时，我会觉得很烦躁。球场上的所有事物都是激起我烦躁情绪的刺激体。有时候如果我刚开始做出的几次触球都很顺利的话，那么我会觉得情况良好，但是如果前几次触球都不甚理想的话，我会开始问自己：“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吗？”而且我知道，当有人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极有可能会对那人的行为做出激烈的反应。

防守球员们当然也知道这些。在英超联赛中，当我碰上诸如约翰·海廷加这名现效力于埃弗顿的前阿贾克斯后卫的时候，又或者是碰上当时由马丁·约尔执教的富勒姆阵中的菲利普·森德罗斯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我。森德罗斯会在开赛后差不多5分钟球不

在我脚下时踩我的脚踝背面。然后他会说：“啊，对不起啊。”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我懂，马丁·约尔肯定告诉过你我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做才能激怒我。”

这种烦躁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但是当这种烦躁感在重大比赛中由于我糟糕的表现而逐渐累积增多的时候，潜在的危机就有可能一触即发。那天与切尔西的比赛中，我表现得极其糟糕。在巴卡尔事件中，对阵埃因霍温的时候我也表现得很糟糕。然后在与意大利的比赛中我错失了一次重要的进球机会，而这意味着我的祖国将要离开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每一次当我的烦躁值冲出界限之时、当我无法承受过重的压力之时，我都会做出反应。

对于没在球场上踢过比赛的人来说，或者从来没有参加过足球这项运动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很轻易地说：“你不应该失去理智啊！”但是压力会促使你做出无法想象的事情：暴饮暴食、无故节食、举止怪诞。其实在有些比赛之后，我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压力那么大，我只是想要好好踢足球并且让自己高兴啊。”但是压力还是没有消失。我发现自己很难不用戏剧性的眼光看待重要的大赛。我仍旧想付出 100% 的努力，仍旧想在乎比赛中的一切，但是我只想认真比赛，而不希望自己像以前一样生活在高度的紧张感之中，这是我想达到的目标。

在第三次咬人事件后，我可以说我的状况其实有了进步并且我冷静了许多，可能这听上去有点儿荒诞，但是我变成熟了。在我的孩童时期，我曾经因为用头槌攻击裁判而被罚下场。那一次我跑了 50 米去找裁判争论一个判罚，我立刻被出示了一张红牌，当时我想也没想就给了裁判一记头槌。我对于这件事毫无自豪感。

我与索菲的关系在生活中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我经常说，我的家里住着一位世界上最棒的心理辅导师。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一直在建议我去找一位专业的人士谈谈，她认为自己给我的帮助还远远不够。

在咬了基耶利尼那一口后，我回到了我们位于蒙得维的亚的家，那

段时间我不想与任何人说话，我将门窗紧闭、窗帘拉起，那个时候我感到非常抑郁，并且不想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度过那段灰暗的时光后，索菲和我离开了城市去了乡间小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逐渐愿意和人谈论这些事情，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终于接受了现实，并明白了我到底需要去做些什么。索菲责怪自己没有在此之前对我态度强硬一些。她对我说：“所以，你拖到现在终于决定听我的了？”这一次，她的语气听上去非常强硬，我意识到已经没有第二种选择了，于是我决定主动做出改变。

我搜索了很多资料，并且找到了正确的人选。如果我没有离开利物浦的话，我会去找那位来拜访过我的心理学专家，或者如果我已经知道自己将会去巴萨的话，我会在俱乐部内寻求帮助，但那个时候我正处于不知前程的情况下，所以我自己找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帮助我。向人阐述我的心理状况对我来说仍旧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是我感觉得到他们正在帮助我理解我自己，他们让我意识到我不需要将所有事情都埋在心底；他们也让我意识到，当我在球场上时我完全不需要给自己增加无谓的心理压力。

我已经感觉到与专业人士交谈这件事对我的帮助了。但是我还是不能轻易地说：“看起来我可以做到不再有失态的举动了。”但是，如果将来又有相似的事情发生了该怎么办呢？我必须得理解，克服心理障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现在有时间去参加这些治疗，我开始对自己的内心有了更好的理解，我开始了解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做些什么，并且学习如何控制自己。我也逐渐理解寻求心理帮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既然我可以为自己找一位治疗膝伤的专家，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寻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来帮助我呢？

现阶段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对自己很坦诚。能够对所有人说“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是一回事，因为这是社会规则；但是真正让自己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接受事实情况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正是

我在做的事情。这感觉上去就像是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路易斯，你必须得意识到你急需与某个人谈谈这件事，这样你才能找到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

我已经在学习如何处理这些堆积起来的压力，我以前喜欢将事情埋在心底，而不是与人分享我的思绪，就算是对与我开诚布公的妻子，我有时候都会有所保留，她可是我的灵魂伴侣啊。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如果你将这些压力释放出来的话，那些紧张的感觉就会离开你的身体，你的思绪也会变得明朗起来，你会感觉很好。不要把所有事情都积压在心底；不要独自一人承受。

当我和我的心理医生们谈话时，他们都会用同样的问题作为开头：“为什么？”

“为什么，路易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仍旧不能完全解释我行为的理由，但是我正行走在了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正确道路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国际足联给予我的惩罚的荒谬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必须得谨慎地计划每一件事情，以防止记者或者球迷拍到我在做与足球有任何关联的事情的照片。我还得考虑如果有一张我在健身房锻炼身体的照片流出的话，我要做出何种解释。

不能公开与巴萨签合约这件事情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俱乐部与我签约这件事情得到了国际足联的同意，但是我们必须得私下签约。这件事情需要精密的计划，以确保没有任何人看到我们，或者是不能泄露任何一张照片。那一天，巴萨安排了三辆不同的车等在诺坎普三个不同的出口处同时离开，因为我们获知媒体已经被惊动了。我已经习惯了我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秘密行动。有一天，当我藏在我岳父的车里准备离开家的时候，狗仔队抓住机会给我照了相。除了由于国际足联的惩罚而导致我不能做的事情以外，由于所有人对我的每一步行动的高度关注，我又失去了做其他很多事情的机会。

转会巴萨这件事情，与一年前计划转会阿森纳非常不同。利物浦更

乐意与巴萨做生意，因为他们知道巴萨不会与自己讨价还价。而且，从利物浦转会阿森纳和从利物浦转会巴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将永远不会对在利物浦多待了一年感到后悔。如果我在 2012—2013 赛季就离开利物浦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我没有听杰拉德的劝告的话，我可能已经犯下了这个巨大的错误了。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回到了梅尔伍德训练基地收拾我的个人物品，我与杰拉德谈到了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等到了正确的时机。”这让我回忆起了那次在梅尔伍德训练基地健身房里的谈话，那个时候关于我去阿森纳的传闻愈演愈烈，那天他对我说：“留下来，在这个赛季好好表现，再多给利物浦一年的机会，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来自拜仁慕尼黑或者皇家马德里或者巴萨的转会请求了，到那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想去的地方，因为届时你将会拥有在这三家俱乐部立足的实力。”

我热爱英国足球，我也会一直想念英国的生活，但是当你的梦想触手可及之时，你不可能选择放弃它。离开在利物浦的家的時候，我们忍不住泪如雨下。许多记忆如潮水一般向我们涌来。我的妻子开始哭泣，我的女儿不停说着：“我会想念我在利物浦的家的，我会记得我生日那天，我会记得我房间里堆满的玩具。”那是一个伤感的时刻。

我学会热爱自己待过的所有俱乐部，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会向俱乐部献媚的人，我不会说什么我加入的每一个俱乐部都是我的梦想之地这样的话。许多球员都会对许多俱乐部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我一直梦想着的时刻。”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巴萨，我很难否认这是梦想成真的一刻。有一个我在孩童时期被乌拉圭电视台采访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我清晰地说道：“未来有一天，我想在巴萨踢球。”一名乌拉圭记者也提醒我说，在我 18 岁左右为乌拉圭民族足球队效力的时候，我经常背着—个带有巴萨队徽的帆布背包去参加训练。

每当我去巴塞罗那看望索菲—家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起去诺坎普看比赛。我见证了那场巴萨 5：0 大胜皇马的国家德比中皮克经典的高

举着手臂五指张开的庆祝。我也看过伊涅斯塔在与西班牙人的同城德比中打入的那粒制胜进球，帮助巴萨 1：0 取胜。我还经历了梅西戏耍卡纳瓦罗的那场国家德比，那一次卡纳瓦罗匆忙地回到本队禁区内想要阻挡梅西的进球，但是他只来得及撞到自家门柱上。我也目睹了巴萨 4：1 战胜阿森纳的欧冠比赛，那场比赛中梅西独中四元。

我去看过巴萨的比赛，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代表他们参加比赛，而且在我禁赛期间，就算我被允许与球队一起训练，我仍旧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当巴萨在季前赛的甘伯杯中让我正式亮相的时候，我还感觉我只是被邀请来参加比赛的客人，或者是我赢得了什么比赛的优胜奖一样。索菲问我：“亮相仪式怎么样？你感觉如何？”我告诉她：“事实上，我觉得我像是被邀请去参加一场临时友谊赛一样。”当我走出球员通道来到赛场上的时候，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当我终于可以与球队一起训练的那天，我的出场方式也不是很传统。巴萨新任主教练路易斯·恩里克将所有球员叫到了一起，然后跟他们说：“你们看，他们终于把苏亚雷斯从关塔那摩监狱里给放出来了，今天他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训练……”所有人都为“囚犯”终于得到释放而鼓起了掌，而我尽力做到不在脸上显露出因成为众人焦点而产生的尴尬神情。

但是我可以与俱乐部以及教练想要找回的东西产生共鸣——那种态度，那种想要赢得一切的态度。教练能够从我身上看到这些特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并且他对于我能为球队贡献这些特质非常有信心。

人们总是将我描述为问题球员，但是如果他们与我的队友们交谈一下的话，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这么看待我。我确实会像任何球员一样与队友发生争执；我与队友争执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争论的话题永远是与足球相关的。那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和严重的嫉妒心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出现过。巴萨知道，在态度这方面我完全不会造成问题。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教练交给的任务，为支持者们奉献上他们想要的东西，也是为了与

我的队友们共同取得成功。

又有人开始问了：“战术上可行吗？”恩里克知道我可以胜任他想让我踢的任何位置，正如罗杰斯当时叫我做的一样。我永远为了最大化球队的利益而思考，我知道我在场上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当梅西从后场推进时，他会想要和站在中路的球员做出配合；而内马尔是一位非常灵动的球员，他喜欢从宽阔地带内切进入禁区，又或者是在禁区内持球跑入宽阔地带；我作为禁区内的支点将会为所有人带来良好的“收益”。我没有说我会像一个传统9号那样踢球，但是因为梅西和内马尔天生的运动方式，我可以预想到我将最终长期“占领”那块区域。

有些人说，我们三个人的组合将会重演当年瓜迪奥拉手下的埃托奥—梅西—亨利组合，内马尔将是新亨利，而我则是新埃托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想法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巴萨的足球风格与我在阿贾克斯经历的风格有些相似，罗杰斯的利物浦也与巴萨有相似之处——从后场推进，将球控制在地面，许许多多快速的短传配合，只触球一到两次就将球传出。这是经典的阿贾克斯流派，也与利物浦上赛季的风格非常相似。事实上，今年巴萨的风格是这两者的结合——源自于阿贾克斯或者说“荷兰学院”的传控风格，以及利物浦的快速推进风格。

当我第一天参加巴萨的训练时，我的感受和我第一天参加阿贾克斯、利物浦以及格罗宁根的训练时一模一样，都充满了尴尬。你不知道你应该干什么，不知道该跟谁打招呼，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别人。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显得非常羞涩，但是事实上现实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巴萨的球员们实在是太棒了。

在正式参加巴萨的训练之前，我不知道要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巴萨的训练会不会充满了魔力和巨星色彩？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些事情。我看到的只是一群极其专业的职业球员为了夺得奖杯，在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指导下辛勤工作，球员与教练之间也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路易

斯·恩里克是一位年轻的教练，而且他既能和你开玩笑，也能严肃地与你讨论工作，他对这两件事情保持着极其健康的平衡。

伊涅斯塔在我第一天参加训练的时候拉着我的手给我详细介绍了巴萨内部的事情，因为他是我在队中最熟悉的一个人。然后很快我就探问到，梅西和马斯切拉诺都爱喝马黛茶，这是一种在乌拉圭特别流行的草药泡的茶，这对我来说可是个好消息。第二天，我带了一大瓶马黛茶去工作。我觉得如果我第一天就带着去上班的话，会显得很冒失，但是第二天我觉得这么做很舒适自然。

阿尔维斯对我说他很高兴我能加盟，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不再是队内唯一的“坏男孩”了，这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些事情都帮助我逐渐融入了巴萨。

虽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能在赛场上与梅西和内马尔合作，但是我很快就在训练场上与他们一起踢球了，另外还有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以及拉基蒂奇在训练场上与我做伴。他们在狭小的空间中能对足球做出的事情令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著名的 Rondo^① 传球训练，在一开始对我来说有些困难。你必须得适应皮球的快速传递，不然你根本连球影都看不到。但是我知道，除了需要适应巴萨的风格之外，他们签我也是因为我独特的性格以及我在球场上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还得确保我能为球队贡献我的特长。

巴萨前任体育总监苏比萨雷塔曾经被问过，在签了像我这样的球员之后巴萨怎么还能够自称“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当时他的回答对我很重要。他说：“我们接纳所有类型的人，即使他们有不完美的地方。人们会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做错误的事情，但是人拥有知错能改的能力……我可以肯定路易斯将会为俱乐部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① Rondo: 3 至 10 名球员围成一个圈互相传递足球，1 至 2 名球员站在圆圈中央尝试将球从其他球员脚下抢断。

巴萨知道他们会受到各种指责，但是他们顶着流言蜚语仍旧选择与我签约，这对我意义重大。

在我转会期间，有许多无稽之谈围绕在这件事情周围。我读到一篇新闻说“巴萨要求苏亚雷斯签署一份禁止咬人协议”，就好像我真的会同意做这么荒谬的事情一样。每一个签约的球员都同时会签署一份行为准则。媒体报道的消息让人看上去似乎巴萨真的会在我的行为准则里加上所谓的禁止咬人条款一样。当然，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签下我的名字，但是我的自尊心还没有堕落到这种程度。

在我去做体检和签新合约的那天，我对俱乐部主席讲述了一个当年的小故事：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会在假期到巴塞罗那看望索菲。我们常常在诺坎普周围闲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买票去参观博物馆或是购买俱乐部的任何纪念品。但是，在某一天，有个人留下了一扇打开的门——这是一扇通往足球场内部的巨大的门。我对索菲大声喊道：“快看那儿！有人忘记关门了。”她很担心我们会被工作人员抓住，然后被赶出去，但是我说：“不会的，快点过来。”差不多两分钟后，我们就进入了球场内部。我为自己照了一张相，随后我们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当索菲与我共同参加正式签约仪式的时候，俱乐部的某个总监开玩笑道：“索菲，很高兴看到你也在这一！我们得谈谈关于2004年你没付钱就游览了诺坎普这件事了，你看，账单还等着你结算呢。”

当我还是乌拉圭民族队中冉冉升起希望之星时，索菲就一直陪在我身边造访诺坎普，当时我还在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在欧洲大展拳脚。世界杯后的艰难时期，她也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在我与巴萨签约之时，也是她在我的身边——10年前，当我第一次离开蒙得维的亚的时候，我向她发誓，我一定把去加泰罗尼亚首府踢球这件事作为人生目标。10年后，我终于到达了梦想之地。要想讲述我的故事，就必须得从她开始。讲述我们怎么相识相知，以及10年前因为迫切想要和她在一起的想法而第一次将我带到了名为巴塞罗那的城市。